



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张岂之 修订

宋明理学史 中

侯外庐 邱汉生 张岂之 主编

张岂之 修订

宋明理学史

中

侯外庐 邱汉生 张岂之 主编



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目 录 (中)

第三编 元代理学

概 说	/641
第二十四章 赵复、许衡的理学思想	/644
第一节 北方理学的传授者——赵复及其思想	/644
第二节 许衡思想及其在元代理学史上的地位	/653
第二十五章 刘因的理学思想	/664
第一节 刘因的身世和学行	/664
第二节 刘因的天道论和心性说	/666
第三节 刘因关于齐物、观物的思想	/671
第四节 返求六经与“古无经史之分”的经学思想	/676
第二十六章 饶鲁与吴澄的理学及其历史地位	/680
第一节 饶鲁的理学思想	/680
第二节 吴澄的道统论与经学	/691

第三节	吴澄的天道思想	/695
第四节	吴澄的心性说	/701

第二十七章	元代的朱陆合流与陆学	/707
第一节	朱熹陆九渊去世之后的理学概况	/707
第二节	朱陆合流的几种情况	/713
第三节	对元代朱陆合流的分析及其与明代王学的关系	/719

第四编 明初的理学

概 说	/72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第二十八章	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	
	——论三部《大全》(上)	/731
第一节	三部《大全》的纂修	/731
第二节	《性理大全》的朱学印迹	/738
第三节	《四书大全》是《四书集注》的放大	/744

第二十九章	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	
	——论三部《大全》(下)	/755
第四节	《五经大全》的朱学传注	/755
第五节	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	/763

第三十章	明朝开国时期宋濂、刘基的理学思想	/775
第一节	宋濂调和朱陆、折中儒佛的理学	/775
第二节	刘基的理学思想	/795

第三十一章	方孝孺、曹端的理学思想	/810
第一节	方孝孺的理学和行《周礼》、辟“异端”	/810

第二节	曹端的理学	/821
-----	-------	------

第三十二章	薛瑄、吴与弼的理学思想	/832
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	谨守“朱学矩矱”的薛瑄理学及其学传“关中之学”	/832
第二节	刻苦奋励的吴与弼理学	/846

第五编 明中期心学的崛起及王守仁 心学的传播

概 说	/861
-----	------

第三十三章	陈献章的江门心学	/864
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	陈献章的生平及其心学产生的学术背景	/864
第二节	“天地我立,万化我出”的心学世界观	/868
第三节	“以自然为宗”的心学宗旨	/874
第四节	“静坐中养出端倪”的心学方法	/876

第三十四章	湛若水对江门心学的发展与江门心学的学术归向	/879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	湛若水的生平及著述	/879
第二节	“万事万物莫非心”的心学世界观	/881
第三节	“随处体认天理”的心学方法	/887
第四节	湛若水心学思想的独特面貌	/893
第五节	江门心学的学术归向	/902

第三十五章	王守仁的心学(上)	/908
-------	-----------	------

第一节	王守仁生平活动及“学凡三变”	/908
第二节	王守仁心学的主要论题: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 “致良知”	/912

第三十六章 王守仁的心学(下)	/935
第三节 “天泉证道”与教育论	/935
第四节 王学渊源	/947
第三十七章 钱德洪、王畿与浙中王学	/968
第一节 钱德洪的理学思想	/968
第二节 王畿的理学	/973
第三十八章 江右王学正传邹守益的理学思想(附:欧阳德)	/985
第一节 邹守益的生平与学行	/985
第二节 信守师说的理学特色	/989
第三节 王学正传的历史地位	/1001
第三十九章 江右王门聂豹、罗洪先的理学思想特色	/1004
第一节 聂豹的生平与学说	/1004
第二节 罗洪先的生平学行与理学思想	/1011
第三节 聂豹、罗洪先理学思想评价	/1026
第四十章 江右王门刘邦采、王时槐、胡直的理学思想	/1029
第一节 刘邦采的“性命兼修”说	/1029
第二节 王时槐的“透性”“研几”说	/1036
第三节 胡直的“心造天地万物”说	/1045
第四十一章 南中王门薛应旂与唐鹤征的思想特色	/1053
第一节 薛应旂的心学思想	/1053
第二节 唐鹤征《桃溪札记》及《易》学著作的思想特色	/1066
第四十二章 黄绾、张元忭对王学流弊的批评	/1078
第一节 黄绾的学行与“艮止”说	/1078

第二节	张元忬的理学思想	/1096
第四十三章	王艮与泰州学派及其与王学的关系	/1108
第一节	王艮生平及其思想性格	/1108
第二节	泰州学派的学术特色及其与王学的联系	/1122
第三节	泰州学派的历史影响	/1133
第四十四章	泰州后学何心隐、罗汝芳、李贽的“异端”思想	/1139
第一节	何心隐的乌托邦社会思想	/1140
第二节	罗汝芳的“赤子之心”说及其刑狱观点	/1143
第三节	李贽的反道学	/1150
第四十五章	罗钦顺的思想及其与理学的关系	/1155
第一节	罗钦顺生平和著作	/1155
第二节	罗钦顺的理气观和人性论	/1158
第三节	罗钦顺对杨简、王守仁、湛甘泉的思想观点及 禅学之评论	/1167
第四十六章	王廷相、吕坤的反理学思想	/1175
第一节	王廷相的反理学思想	/1175
第二节	吕坤的反理学思想	/1196
第四十七章	陈建和《学蔀通辨》	/1211
第一节	陈建生平和《学蔀通辨》的问世	/1211
第二节	对朱、陆之学“早异晚同”说的诤辩	/1214
第三节	对陆、王心学“阳儒阴释”的批评	/1221

第三编

元代理学

概 说

元承宋祚,理学到了元代也起了变化。这种变化,一方面是由于理学有它自身演变的原因,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,是由于元蒙入主中原的原因。十三世纪,崛起漠北的蒙古人,在消灭金和南宋的过程中,也开始了他们的封建化过程。这一过程,包括吸取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思想文化。当然,他们也同时把自己的思想传统传播到中原来,形成民族之间的思想交融。还在成吉思汗和蒙哥从欧洲回师东向,征战中原的时候,就网罗以耶律楚材为首的亡金儒士大夫,如王楫、李藻、郭宝玉、李国昌、元好问、郝经、姚枢、杨惟中等人。但是,由于这一时期南北“声教不通”,南方的理学,还没有传到北方,因此当时蒙古人所接触的儒学,也只是北方的经学章句。如严实当年在东平兴学,所用的亡金儒士,只是“授章句”。许衡早年受学,也是金之“落第老儒”的“句读”。但是,也就是这些儒士大夫,对于汉民族文化的保存,对于汉、蒙思想文化的融合和交流,以及对于后来蒙古在征战南宋时期,对汉族知识分子的保护,都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当窝阔台进兵南宋时,杨惟中、姚枢随军在湖北俘获理学名儒赵复,加以保护,并礼送至燕京太极书院,请他传授程朱理学。自此,北方的儒士大夫姚枢、刘因、许衡、窦默、郝经等人,才得知理学的奥义。然而,北方的理学虽传自赵复,但赵复不愿用世,只处于师儒的地位,且不久又隐迹于真定。在北方传授理学,影响最大的,却是间接受学于赵复的许衡。这正如全祖望所说:“河北之学,传自江汉(赵复)先生,曰姚枢、曰窦默、曰郝经,而鲁斋(许衡)其大宗也,元时实赖之”(《宋元学案·鲁斋学案》)。许衡在理学上私淑朱熹,但他对于理学只是注意普及,不重“义奥”。他力劝元帝兴儒学,以作为推行“汉法”的重要内容。朱学在元代能成为官学,与许衡父子有很大的关系,故明、清的理学家对他是颂词连篇,称他是“朱子之后一人”,是道统的接续者。

与许衡同时的刘因,初从章句之学,后转而崇信理学。与许衡不同,

刘因高蹈不仕,消极用世,故在理学上倡主静、不动心,借庄子学说以逃避现实。但他提出“古无经史之分”和理学本于六经的求实思想,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许衡、刘因是元初北方的两个理学家,而吴澄则是南方的理学家。吴澄到了元中期,随着许衡、刘因的相继去世而成为元代著名的理学大师。他于理学、经学,乃至天文、律算,都有所涉猎。元代人称他是“通儒先之户牖,以极先圣之阃奥”,“考据援引,博极古今,近世以来,未能或之先也”(虞集《道园学古录》卷五《送李扩序》)。吴澄从其师承来看,虽为朱学系统,但他在元代的理学中,却是一位“和会朱、陆”的代表人物,一度被人目为陆学(见《元史》本传)。

在元代,除了许衡、刘因、吴澄三个比较重要的理学家之外,也还有在浙东金华一支的北山何基的弟子金履祥、许谦等人,他们入元之后,多隐迹不仕,以讲学授徒终生。他们坚持朱学门户,仍与陆学对立,所以 they 与许衡、吴澄虽同称朱学,但又各具特色。作为元末明初的名儒显宦宋濂等人,就是出自这一朱学系统。

朱学虽然在元代列为科场程式,开始成为官学,但陆学并未因此衰竭。相反,陆学在被压抑的情况下,其势固不及朱学,但如赵偕、陈苑这些陆学徒裔,仍在坚持陆学“门墙”,一直与朱学敌垒,而作为元代的一个理学派别存在着。当然,元代陆学比起杨简来说更加禅学化,由所谓“静观”能见“虚明之妙”,“无际皆在目中”,以至“闻蛙声而悟”(《宋元学案·静明宝峰学案》)。

与南宋的理学比较,元代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,除一部分坚守朱、陆学统的门徒以外,有不少朱学和陆学的人物,如吴澄、许衡、郑玉、史蒙卿、徐霖、胡长孺、许谦、宋濂等,这些有影响的理学家,他们看到南宋朱、陆的争论,一是“支离”,一是“简易”,各走极端,以致使各自的学统,难以为继,所以他们主张打破门户,以汇综朱、陆两家之长。即陆学方面的人物固然坚持反求自悟的本心论,但也兼取朱学致知、笃实的“下学”工夫,使陆学不致于“谈空说妙”,流入禅门。而朱学方面的人物,虽然坚持笃实

的工夫,但也兼取陆学“简易”的本心论,以避免朱学的“支离”泛滥。此即所谓折中朱、陆两家,可以兼长避短,“足以补两家之未备”。当然,这种“和会朱陆”,实际上是以陆学的本心论,兼取朱学的某些观点,而且也兼取朱学的理气论与理欲之辨。至此,由北宋二程那里就已出现的诚、敬与致知,博与约的“两概”矛盾,中经南宋朱、陆的争论,到了元代,复又折中融合,从而导致了朱、陆的合流。而明代王阳明的所谓“范围朱、陆而进退之”,这或者可以说是沿承元代朱、陆合流的趋势,只不过是王阳明以陆学为主,在朱、陆之间更加圆融周备,熔铸而为所谓“博大、精细”的王学体系。从这一点来说,元代的理学,是宋、明之间的过渡环节。

总之,由北宋兴起的理学,到了元代有所变异,首先是朱学开始成为官学。与此同时,在元人修撰的《宋史》中,首开《道学传》,把程、朱和与程、朱观点相接近的两宋理学人物,正式列入孔、孟以后的所谓儒学“道统”中。这两点,在理学上的影响,直至于明、清。其次是就理学的心性问题而言,元代的理学,虽然许衡、吴澄、刘因这些理学家也有些看法,但总的来说,并无重大的发展。不过,许衡在理学中提出的“治生”论,刘因提出的理学根基于质朴的六经和“古无经史之分”等思想,却具有特色。最后,由北宋以来的理学,发展到元代所出现的朱、陆合流,诚是理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迹象。以上这几个方面,都说明元代理学,在理学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时期。

第二十四章 赵复、许衡的理学思想

第一节 北方理学的传授者——赵复及其思想

赵复,字仁甫,湖北德安人,学者称江汉先生,为南宋“乡贡进士”。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(公元1235年),元兵陷湖北德安,赵复被俘。其时,杨惟中、姚枢奉窝阔台网罗“南儒”的命令,随元兵南征,知俘囚赵复为“南儒”,遂悉力救护,送往燕京,后即终老于河北真定(今保定)。

《元史》《宋元学案》以及元人诸家文集,以至清人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,俱称赵复首传理学于北方,为理学史上一重要人物。北儒郝经《与汉上先生论性书》,称伊洛二程之学,南传至闽,其后又由赵复载其学,泛入于三晋、齐、鲁,以至燕云辽海,而“有功于吾道”。郝经与赵复是同时人,并从赵复受学。他说理学由南到北,始于赵复,这是符合事实的。

但是,在理学史上,这位重要人物,其生平、学行,却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。今据赵复为杨奂作《杨紫阳先生文集序》末有“丙午嘉平节”一语(《元文类》卷三十二),可以推断他大约生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(公元1215

年),而卒年则在元大德十年(公元1306年)以后,享年在八十岁以上^①。他的著作,除《元文类》收有《杨紫阳先生文集序》和一首七绝《覃怀春日》以外,没有其他文字留下来。《元史》赵传虽列有他的书目,但今一无所存。元以来各家述及赵复生平,是本于姚燧《序江汉先生死生》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(见《元文类》卷三十四),文中也只是提到赵复在德安被俘经过,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资料。

黄宗羲、全祖望在《宋元学案》的《晦翁学案》《鲁斋学案》中,俱将赵复列于朱熹的学传,但并没有列出赵复的师承关系。元郝经谓赵复“及朱子之门而得其传,哀然传道于北方之人,则亦韩子、周子之徒”(《陵川集》卷二十四《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》)。清人王梓材就此说,“盖谓私淑朱子耳,非亲及晦翁之门也”(《宋元学案补遗》卷九十)。依郝、王的说法,赵复之于朱门,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。看来,赵复很可能是自学自得,而后人因其学旨,遂列于朱门系统。

赵复在德安被俘,北送燕京,于次年在太极书院授程朱理学,亡金儒士王粹是他的助手。据《元史·赵复传》,谓“学子从者百余人”。姚燧《序江汉先生死生》中,谓“游其门者百余人”,其见于载籍的,除前列姚枢、郝经、许衡、窦默、刘因而外,还有梁枢、赵彧等。在这些门弟子和间接受学者当中,一部分如姚枢、许衡是学在用世,做了官,一部分如刘因、梁枢是隐逸不仕,仅为师儒。这后一部分人比较接近赵复的学行和政治态度。

^① 赵复为杨奂《文集》作序时间,其末有“丙午嘉平节”。查元代丙午有二:一为1246年,一为1306年,赵作序在哪一个丙午?遽难肯定。但据《元史·杨奂传》,杨为金末进士,死于乙卯(公元1255年),年七十。而从赵序中知赵是在杨死后见其遗编始作序。显然,这序是在1255年之后。而1255年之后的丙午,则为元大德十年(公元1306年)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又,赵于乙未(公元1235年)被俘,至1306年丙午作序,其间就有61年。而赵在被俘前已为南宋“乡贡进士”,在被俘那年,据姚燧《序江汉先生死生》,谓姚枢见赵乃一亨亨儒士,且有家小,云云。可见,赵从其生年到被俘这一段时间,哪怕就是二十岁,则从被俘到作序,前后加起来,其年岁在八十一以上,故说他“年寿较长,估计在八十岁以上”。至于赵复活到元中期而无人道及的问题,只是因为他晚年不愿仕元,成了“隐君”(全祖望语),故泊然无闻,不知踪迹。于此,亦当有助于对赵复晚岁的学行和政治态度的了解。

赵复在太极书院讲学,是在元太宗八年(公元1236年)十月,次年即离开太极书院。赵复在太极书院所讲的,是关于孔、孟以来的道统、程朱理学的宗旨、书目之类。《元史·赵复传》于此记载说:

(杨)惟中闻复论议,始嗜其学,乃与(姚)枢谋建太极书院,立周子祠,以二程、张、杨、游、朱六君子配食,选取遗书八千余卷,请复讲授其中。复以周、程而后,其书广博,学者未能贯通,乃原羲农、尧、舜所以继天立极,孔子、颜、孟所以垂世立教,周、程、张、朱氏所以发明绍续者,作《传道图》,而以书目条列于后。别著《伊洛发挥》,以标其宗旨。朱子门人散在四方,则以见诸登载与得诸传闻者,共五十有三人,以作《师友图》,以寓私淑之志。又取伊尹、颜渊言行,作《希贤录》,使学者知所向慕,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矣。

上列四种书,是用来说明程朱理学的传承、学旨和范围。因为北方,如黄宗羲季子黄百家所说,“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,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”(《宋元学案》卷九十)。这时“北人虽知有朱夫子,未能尽见其书”(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)。不过赵复在太极书院编著的这四种书,也没有传下来。现只能从元人的文集和《元史》《宋元学案》以及方志中,摭拾丛残,尽力探索赵复的一些思想情况。

一、简在心得

《元史·赵复传》谓赵复“为人”,“乐易而耿介”。赵复是理学家,所谓“为人”,当指应接酬酢之类。而赵复应接酬酢,是所谓“乐易”。“易”即“简易”。这说明他在理学上是近于简易直截的一路。赵复诚勉元好问的话,可以说明这一点。据载,“元好问,文名擅一时,其南归也,(赵)复赠之以言,以‘博溺心,末丧本’为戒;以‘自修读《易》,求文王、孔子之用心’为勉”(《元史·赵复传》)。这是针砭元好问陷溺于词科、事功,而勉之以读

《易》，直求文王、孔子的本意。这就是他说的与“博”“末”相对的“约”和“本”。这种“约”“本”就是直求圣人之心，简在心得，而不旁骛。

这已涉及理学上博、约的方法问题。对这一问题，郝经在《与汉上赵先生论性书》中，曾有所辩论。郝经说：

夫道之在人谓之性，所谓仁义中正而主静焉者也，统而言之则太极之全体也，分而言之则命阴而性阳也，命静而性动也，天命而人性也，人性而物理也。合而言之，只一道尔，又何有论说之多乎者！道之在人一而静，纯粹至善、充实之理而已，又焉有异端之多乎哉！（《陵川集》卷二十四）

郝经在信中说，性本于道，它表现为仁义中正，这些都是“太极之全体”；又说“天命而人性”，“人性而物理”。这基本上是本于朱熹的说法，虽然在表述上未必确切。而赵复视为“论说之多”，这似乎是因为郝经在性之上有所谓“太极”，在性之下又有所谓“物理”，把性说得繁多复杂了。这样，反过来求道、求天命之性，就无可“简易”。因为道之外又有“太极”，就晦涩不明；而“人性而物理”，又势必不能直接求道。因为从“物理”去求，就有即物穷理、随事而格的复杂过程。在赵复看来，就像他诫勉元好问说的，只在于读《易》，也就是读古圣贤书，径直的去求文王、孔子圣人之心。这所谓心，当指圣人的“心传”，而得此“心传”，即为“君子之学”。

赵复所以有这种“简易”思想，显然是同他在宋亡之后，身作“南冠之囚”、不愿仕元有关，故在思想上有弃物离事的态度。当然，他的“简易”之论和朱熹思想并不相同，但也并不就是陆九渊的直求本心的思想。

二、鄙薄事功与夷夏之辨

前已提到，赵复在理学上主张“简在心得”，鄙薄事功。这在他撰的《杨紫阳先生文集序》中，表达得比较清楚。这篇序，前已考订，是他晚年八十岁以后作的，载于元人苏天爵集辑的《元文类》卷三十二。今摘录

如下：

君子之学，至于王道而止。学不止于王道，未有不受变于流俗也。三代圣人，以心学传天下后世，见于伊尹、傅说之训，君子将终身焉。明王不兴，诸子各以其意而言学，学者不幸而不得见古人之全体。盖桓、文功利之说兴，而羲、尧、舜、文之意泯矣。春秋而降，如叔向、子产、蘧伯玉、季札之流，以夏、商君子之资，不得少效于王官，去而为列国之名卿材大夫，其功业之隆痹，已较著矣。贾生、仲舒有其具而不得施，或者每为之掩卷而深悲；玄龄、如晦有其时而亡具，已甚惭德于斯文多矣。凜然正气，惟诸葛孔明、王景略诸人，不为流俗之所回夺，然而随世就功，周旋于散微之末已，又不能无偏而不起之患。大抵君相造命之地，既已暧昧不明，而瞽宗米廩教养之法，因以废格不举，故虽有命世绝异之材，卒亦不能迩也。非其不能迩也，而其故则可知已。虽然，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，若夫豪杰之士，虽然文王犹兴，其逮于今。

盖君子学以为己，必有所入之地。唐韩愈氏以虽义而不取为主，先生（杨奂）读之，自以为涣然不逆于心。使其得君行道，推是心以列诸位，实王道之本原。虽不能尽充其说，退而敛然以是私淑诸己，先生固已得之矣。

呜呼！学之为王者事，犹元气之在万物，作之则起，抑之则伏，然莫先于严诚伪之辨；诚伪定，而王霸之略明矣。

这里，赵复说应以“十六字心传”为君子之学，以得圣人之心，而不当以功利为累。但不幸的是，先秦诸子竞说，未得三代圣人之意。及至齐桓、晋文、叔向、子产，又以功利竞说，为功业奔走。贾谊、董仲舒虽得圣人之意，然不得其时。房玄龄、杜如晦能得其时，但又不得圣人之意。诸葛亮虽高风亮节，但又周旋随世，故不能无偏。韩愈“义而不取”，“不取”即“不